

彈指詞箋注

「清」顧貞觀 撰

張秉成 箋注

北京出版集團公司
天津出版社



彈指詞箋注

〔清〕顧貞觀 撰

張秉戌 箋注



北京出版集團公司
文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弹指词笺注 / 张秉戌笺注. —北京: 文津出版社,
2017. 6

(北京古籍丛书)

ISBN 978-7-80554-617-9

I. ①弹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词 (文学) —诗歌欣赏—
中国—清代 IV. ①I207.2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85628 号

北京古籍丛书

弹指词笺注

TANZHI CI JIANZHU

[清] 顾贞观 撰

张秉戌 笺注

*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
文津出版社
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邮政编码: 100120

网 址: www.bph.com.cn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*

850毫米×1168毫米 32开本 20.375印张 406千字

2017年6月第1版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80554-617-9

定价: 88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本社负责调换

质量监督电话: 010-58572393

彈指詞卷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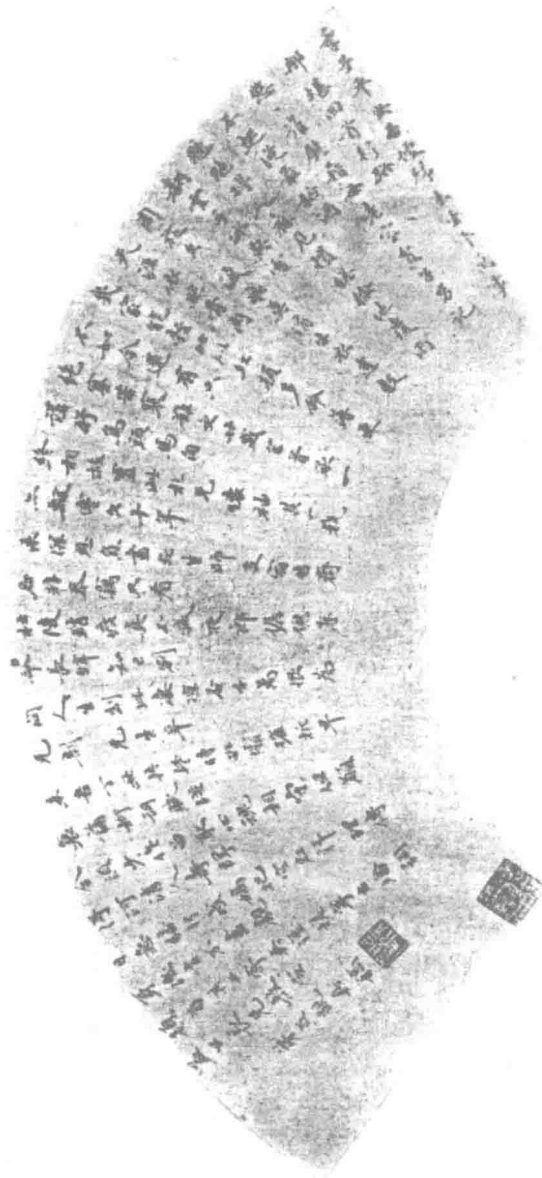
錫山顧貞觀梁汾著 受業杜 詔紫綸訂

臨江仙

曾是上清攜手處
迢迢笙鶴遺音
水如環珮月如襟
幔亭人杳歸路已難尋
莫倚君身仙骨在
曉霜明鏡駸駸
碧天雲海約投簪
舊歡新別回首兩沈吟

生查子

欹枕背屏山
鏡掩燈明滅
香穗弱難扶
一寸金蠶



顾贞观手书寄吴兆鸾《金缕曲》词迹 胡汀鹭藏

前 言

一

顾贞观（1637—1714），字华峰，亦作华封，又字远平，号梁汾，初名华文。生于明崇祯十年丁丑（1637），卒于清康熙五十三年甲午（1714）。江苏无锡人。贞观的曾祖顾宪成是晚明东林党人的领袖。祖父与淳，明户部郎，晚年知四川夔州府，死于任上。父枢，明天启元年（1621）举人，系东林党领袖之一高攀龙的门生。顾枢才高学博，但八试不第，遂断念仕进，埋头读书，精研理学。入清后更屏居敛迹，不求闻达，继续于理学之研究，颇有成就，成为无锡邑中有名望的人物。母王夫人，太学王振翼之女，婉静温柔，知书识礼。长兄景文，次兄廷文，姊贞立，弟衡文，皆少有才名，长于文史。明亡后，祖父辈中多有殉节者（如其叔顾柄死于乙酉〔1645〕之义，等等）。故而顾氏家族既无锡之邑的名门望族，有着极好的文化传统，同时又是具有高风亮节门风的家族。贞观便是生长在这样一个既是书香门第，又与清室绝不合作的家庭环境之中。

贞观禀性聪颖，勤奋好学，少年时代即参加了由吴江名士吴兆骞兄弟主盟的“慎交社”，而“慎交社”是明末江南文人所组“几社”的分支。贞观于社内即崭露出过人的才

华，成为佼佼者，与声望甚隆的吴兆骞齐名并结为生死之交。后又与同乡数人结“云门社”于家乡无锡惠山。社中会聚了姜宸英、汪琬、汤斌等江南诸多名士，在吴中之影响甚大。

大约在顺治末年，贞观辞亲远游，到达了京师，意在求得仕进。康熙元年（1662），他以“落叶满天声似雨，关卿何事不成眠”之句而受知于尚书龚鼎孳和大学士魏裔介，得其荐引而任内阁中书舍人。康熙三年（1664）七月，蒙天子召见，贞观特填词《满江红》记此事。但他对这次召见并无多大的荣耀之感，反倒是隐隐地表露出一点点淡淡的忧思和牢骚。康熙五年（1666），以南籍应顺天府乡试中举，名列第二，称顺天南元。后掌国史馆典籍。康熙六年（1667），以卑微小官之身份扈驾东巡。康熙七年（1668），父枢丧，还里丁忧，旋还京复职。康熙十年（1671）春，据说贞观因魏裔介被李之芳弹劾削职归里而受累，遂毅然辞去官职。但他并未即归故里，而是继续徜徉京师（史料未详，故云）。

贞观十年的京师生涯令他失望和沮丧。清室中的互相倾轧，官场里的钩心斗角，种种黑暗的内幕使他厌倦和憎恶。不过他并没有完全放弃追求，他虽说“自此不复梦入春明矣”（《风流子》题序）。其实这无非是一时的愤激语，他仍存有再图进取的愿望。因而他一面与友朋啸咏诗赋，以酒浇愁，消磨时日，不免放浪形骸；一面也不甘卑微，不甘寂寞，做一些干谒公卿的事。这样于康熙十五年（1676）经徐元文等人的荐介，贞观与权相明珠之子纳兰性德相识，成为交契笃深的挚友，且二人友谊之坚牢诚挚还成为了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。徐珂在《清稗类钞》中叙说道：“成容若风雅好友，座客常满，与无锡顾梁汾舍人贞观尤契，旬日不见则不欢。

梁汾诣容若，恒登楼去梯，不令去，一谈则数日夕。”贞观在性德病逝后，也在《祭文》中回忆道：“欲述吾两人之交情，更声泪俱竭，而莫能为颺缕。盖屈指丙辰以迄今兹十年之中，聚而散，散而复聚，无一日不相忆，无一事不相体，无一念不相注。第举其大者言之：吾母太孺人之丧，三千里奔讣，而吾哥助之以麦舟。吾友吴兆骞之厄，二十年求救，而吾哥返之于戍所。每慙言之数进，在总角之交，尚且触忌于转喉，而吾哥必曲为容纳。泊谗口之见攻，虽毛里之戚，未免致疑于投杼，而吾哥必阴为调护。此其知我之独深，亦为我之最苦。岂兄弟之不如友生，至今日而竟非虚语。又若尔汝形忘，晨夕心数。语惟文史，不及世务。或子衿而我复，或我觴而子举。君赏余《弹指》之词，我服君《饮水》之句。歌与哭总不能自言，而旁观者更莫解其何故。又若风期激发，慷慨披露。重以久要，申其积素。我哥既引我为一入，我亦望吾哥于千古。他日执令嗣之手，而谓余曰：此长兄之犹子；复执余之手，谓令嗣曰：此孺子之伯父也。”二人之深情厚谊于此作了全面而细致的描述，即今读之亦不能不为之感动！

这里尤为值得称颂的一件事，便是二人结识后合力营救贞观好友吴兆骞的义举。兆骞以“丁酉科场案”而蒙冤被遣戍宁古塔（今黑龙江省宁安县），备受凌辱，历尽苦辛，达二十三年之久。贞观无日不痛苦地怀念，无日不寻求良策以营救。恰好此时得与性德相识，性德以其特有的身份和地位，鼎力相助，遂使吴兆骞于康熙二十年（1681）生还榆关。科场案发生时轰动了大江南北，二十三年后兆骞归来，再次引起了轰动，兆骞与友人“抱头执手，为悲喜交集者久之”

(徐鉉《孝廉吴君兆骞墓志铭》)。“平手加额者盈路，亲绪论者满车，一时足称盛事。”(吴兆骞《归来草堂尺牍》)人们纷纷赋诗祝贺。此事显示了贞观之于友人(无论是兆骞，还是性德)的真挚情谊，同时大力援救者是满族人明珠父子，因而这在客观上也是对清廷的进一步稳定、加强民族团结起了促进的作用。

但康熙二十三年(1684)、二十四年(1685)，兆骞、性德先后病故，尤其是性德的过早殒命，对贞观是沉重的打击。他悲痛不已，这不止使他失去了生死之交的知己，使他失去了靠山，而且也从此改变了他的生活道路。因此，就在性德逝世的第二年，贞观回归故里，在家乡无锡的惠山脚下、祖祠之旁修建了三楹书屋，名之为“积书岩”。从此避世隐逸，心无旁骛，日夜拥读，一改风流倜傥、热衷交游的生活。他在《灌园》诗中描述道：“不自量筋力，求为人灌园。意惟营一饱，迹若避群喧。”《夜闻梵音》中说：“一灯山牖出，隔竹露光泫。坐听香台人，法华中夜转。清泉漱寒玉，细入吴音软。嚼蜡况横陈，凡襟何待遣。”足见其凄苦潦倒、清寂无聊之景况了。

康熙五十二年(1714)，贞观卒于故里。临终前将平生之诗选出四十首，授门人杜诏谋刻问梓。自称此作皆“味在酸咸外者”。故其著述虽丰而存诗不多。所著有《笥塘集》《弹指词》，编有《唐五代词删》《宋词删》，又有与纳兰性德合编《今(一作近)词初集》。其中《弹指词》名播遐迩，享誉海内外，为清初词坛上一部高品位、高质量的词集，被时人誉为“词家三绝”之一。

贞观的一生诚可谓半官半隐，即前半生曾在京华十年游宦

和后半生的归隐，前后判若两人。他的求取功名，可以说是违门楣，其家族本来是清廷势不两立的，但是家道中落，必须寻找出路以求生存。清廷也必须一改原来的残酷高压政策，取怀柔手段对知识分子加以笼络，尤其是使汉族知识分子有所进身之机会，使清廷政权得以稳固，因而重开科举，广罗人才。贞观正是在这种主、客观条件促使下才不得不去求取功名，奔走京师，积极仕进（虽然结果令其大失所望）。而后半生则全然是一位林下的隐逸之士，终老泾皋，不再出仕了。

二

《弹指词》，何以名此？诸洛在《弹指词·序》中说：“昔弥勒弹指，楼阁门开，善才即见百千万亿弥勒化身，先生以斯名集，殆自示其苦心孤诣，超神入化处。”弥勒，俗称未来佛。弹指，捻弹手指作声。本为印度之风俗，谓以此表示欢喜、许诺、警告等含义。智顗文句：“弹指者，随喜也。”吉藏义疏：“弹指者，表觉悟众生。”善才（亦作“善财”），即善才童子，佛教所谓菩萨之一。本为福生城长者之子，因文殊指点，参访了五十三个善知识（泛指高僧）而成菩萨。贞观取佛语名集，可谓用心良苦，其意在既表示出自家的觉悟，又含使读者也要明了其觉悟的深意，抑或是启读之者觉悟。然况周颐《蕙风词话续编》又云：“《湘烟录·诗源指诀》：李观作《百年歌》，王湜请其法，观弹指曰：‘遗子爪甲清尘，庶几文思有加。’此又一说。”而此则亦表明贞观用意仍在于既含自家之超脱，又可为人指迷。

贞观用心如此，而我们从他的一部《弹指词》的内容来

看，很难说诗人真的大彻大悟，也不能说这词集可令读者彻悟。但是其心路历程的轨迹还是所示甚明，他的追求和欢乐，他的哀怨与牢骚，总之他的种种情愫宛然在目，其所涉及的内容也还是相当广泛，至为可观的了。

我以为按其题材内容，他的词大体上可分作如下几个方面：

第一，抒怀吟志之作。

词至清代已是与诗无异的一种抒情诗体了，故而“诗言志”同样可用于词。贞观词首先应予注意的当是这一部分内容，尽管这些作品为数不多，然而确是他心灵的内视，是他激情的外射，表达出他平生的志趣和心胸怀抱。在这些词中有的是直抒胸臆，有的则是曲折表现。

马齿加长矣。向天公、投笺试问，生余何意？
不信懒残分芋后，富贵如斯而已。惶愧杀、男儿堕地。三十成名身已老，况悠悠、此日还如寄。惊伏枥，壮心起。直须姑妄言之耳。
会遭逢、致君事了，拂衣归里。手散黄金歌舞就，购尽异书名士。累公等、他年谥议。班范文章虞褚笔，为微臣、奉敕书碑记。槐影落，酒醒未？

《金缕曲·丙午生日自寿》

这词分明是宦途失意者的内心独白，充满着悒郁不平的悲愤怨恨。词中表明了他的理想志愿，就是要实现“会遭逢、致君事了，拂衣归里。手散黄金歌舞就，购尽异书名士”的风

愿。他要先为朝廷作出一番事业，而后功成身退。这可以说与封建时代的一般读书人并无二致。可是如今已到三十而立之年，马齿又加长了，却身世“悠悠”“如寄”，理想抱负通通成了可望而不可及的幻想，遂令他发出“惶愧杀、男儿堕地”的喟叹，进而又对天公生起“生余何意”的质问！但他又于心不甘，他仍渴望着实现自己的美好愿望，以为总有一天会像伏枥的老马一样，虽老犹壮，作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。词之郁勃慷慨，磊落不平，大有士不遇之叹，直是令人感动嘘唏了。

贞观在被迫辞官后，其友人李渔曾写了《李笠翁一家言》安慰道：“镊髭未肯弃长安，羡尔芳容忽解官。名重自应离重任，才高那得至高官。”但是，同情慰藉都难解贞观的满腔义愤与惆怅。生不遇时，进身无望，故而使他常常陷入痛苦者的哀怨悲吟。贞观自称为“第一飘零词客”，这不免有自嘲自慰之意味，但也道出了其大不如意的心声。他无不长恨地写道：“三十矣，弹指韶光能几！梵课村妆从此始，心期成逝水”（《谒金门》）。“阻风中酒，如余者，老大徒伤”（《金人捧露盘》）。“憔悴，经岁，封侯何益”（《河传·送友人南还》）。在《浣江月·寄满愿》这首长调的词里更表达了所愿难偿而生发的牢骚、怨恨、愁思、怀念等等交织而来的复杂矛盾的情怀。而这种情结在贞观的词里则是随处可见，只不过是其在表达上有所不同罢了。我们从其二百四十多首词来看，贞观的块垒难平、抑塞难舒的心情，多是转化为牢骚语，抑或是转化为凄恻的艳情句，屈曲婉转地表达了他的心志。所谓“写怀假托闺情最蕴藉”（袁枚《随园诗话》）。即将身世之感打入艳情，托倚声顿节，写其无

聊不平之意。如《贺新凉·用辛稼轩韵代别》一阕，通篇用男女之别情，隐射被劾之恨憾。大有楚臣去境、汉妾辞宫之悲怨。如《烛影摇红·立春》用“应问我、别来何似。君看池畔，照影婆娑，树犹如此”点明心志怀抱都付之东流，往事不堪回首的悲慨。如《鹧鸪天》（往事惊心碧玉箫），乍读之似为抒写失恋的苦情，但词中“风波亭下鸳鸯牒，惶恐滩头乌鹊桥”句却透露了消息，表明了际遇不祥、横遭厄运的隐恨，等等，不一而足。显然这种身世之感的情怀，不止是贞观的心路历程的抒写，而且全可以说是代表了古代知识分子的忧伤怨悱，不得意于时的普遍心理态势。因而，它的品位和价值也就非止一般了。

第二，记游览胜之作。

贞观的前半生喜交游，他在北上京华、赴阙供职的十余年中，除了遍历京师之外，还常常往来南北，归里后亦曾时有出游，足迹所到可谓多半中国。他先后到过河北、河南、山东、山西、江苏、浙江、安徽、湖北、湖南、江西、福建、广东、广西等地，并凡其所历必有所作，记述其实。这些词虽不能说像杜诗那样可视为“图经”，但是的确可从中见出他的历历游踪，看到他南北漫游中的缕缕情思，种种情结。在京供职时，他写了《满江红·甲辰七夕后一日陛见》《满江红·中秋直院》等，叙说了被皇帝召见的见闻感受和宫中值夜的情景。《六州歌头》（翠华东指），记录了康熙六年丁未（1667），十四岁的小皇帝东巡的情景。诗人一面用铺排之笔绘声绘色地描写了东巡中的盛况，一面又不无忧虑地表达了“谏猎”之意。在这些词中《愁倚阑令·昌平道中》和《石州慢·御河为漕艘所阻》二首尤须注意。

云幂幂，水溅溅，草如烟。行近十三陵下路，
敢挥鞭。细柳新蒲乍绿，玉鱼金碗依然。
一骑捧香寒食日，忆当年。

作者面对明代皇陵，其兴亡之感油然而生。明亡才三十余年，作为出身明代朝臣、极重大节之家的诗人，能对此无动于衷吗？所以词中的“敢挥鞭”和“忆当年”，便露出了他的难言之隐，黍离之悲。

一月长河，奈阻崎岖，玉京犹隔。满身风露夜寒，谁问扣舷孤客。不如归去，从教锦缆牙樯，钓丝莫负秋江碧。何事访支机，悔乘槎踪迹。
凄绝。无端阅遍，战垒遗屯，邮亭败壁。只得几行官柳，似曾相识。琵琶响断，那须月落回船，曲终始下青衫滴。晓镜待重看，有霜华堪织。

谭献《篋中词》称此篇为“贫士失职”，读之亦令人九转回肠，添悲生怨。而值得注意的是，在这类作品中所深含着的倦游归里之思，西风禾黍之叹，总是给人以抑塞难舒，幽怨恻悱的悲感。

此外，在贞观的词里还有一些是反映当时的某一事件，或是专写某一人物的。这些词不是历史的实录，但作“以诗证史”或谓“以诗补史”来看，它确是补史乘之所不足，可以从中看到历史的某些痕迹的。如《声声令》：

香笺晚垒，翠黛朝弯。燕霜那忽点云鬟。伯劳飞燕，禁骨肉，恁摧残。盼九天，为妾赐环。

甚日生还？酒泉郡，玉门关，燕颌小妹上书难。麻衣似雪，泪潸潸，背人弹。本意儿，身作木兰。

词序云：“松陵吴汉槎夫人出关，令妹昭质以孤嫖远送，芝麓龚公盛称为缟綦义烈，因赋此词，并寄汉槎。”词是写给兆骞及其家人的，然而它却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初那件涉及千人的可怕的“科场案”。诗人虽没有正面记实，而从词中的表述看，由此案而被难者的痛苦自是可以想见的了，且字里行间亦充满诗人的义愤、同情和无奈。又如清初朝廷曾明令禁止女子缠足。康熙三年（1664）下达禁令，谓“元年以后，所生之女禁止裹足”。康熙七年（1668）七月重申此令。清廷这一人道的举措对平民百姓，尤其是对广大的妇女确是一项极其有益的大好事，贞观则特为此而填写了《浣溪沙》：

闺阁争传捧贴黄，九霄雨露润莲塘。锦靴新学内家妆。六寸圆肤原有致，一钩纤影待重量。春愁稳载莫轻飏。

词很俏皮，很有幽默感，而作者正是在这诙谐幽默中将清廷的这一惠政作了真实的记录。再如《南柯子·为某小侯题照》是以冷峭之笔，将贵胄阔少作了一番辛辣的讽刺。《清平乐》（短衣孤剑）写举子进京应试时，途中的疏狂放浪的生活情景。《木兰花慢·憩孔雀庵，其旁为马湘兰故居》，对

身为秦淮名妓的马湘兰，并不以其为青楼女子而轻蔑之，而是对她的侠肝义胆、才艺超群，表示出赞美、惋惜和同情等深细的情结。江南的秀丽风光，风流纯朴的风土人情，在他的笔下也有鲜活灵动的描绘。如其大量的记游之作：《浪淘沙·浔阳》《贺新凉·湘潭夜泊》《菩萨蛮·晦夜端州道中》《沁园春·舟次英德，游观音岩》《忆秦娥·大庾岭》《夜行船·郁孤台》等都是这类词的佳构。试看《解佩令·小姑山》：

江涛似雪，江花似绣。拜娉婷、众山回首。一点烟鬟，被日夜、西风吹瘦。屹冰霜、大姑相守。鼓残瑶瑟，沥残芳酎。趁朝平、密祈神佑。应笑疏狂，向水国、漫寻红豆。梦吴城、小龙女否？

颇具浪漫色彩。词由小姑山写起，最后联想到洞庭湖的龙女，真是浮想联翩，思飞腾跃，变幻奇谲。此外，在这许多记游览胜的词篇中，有描写夕佳楼的三首《水龙吟》是别具面目的一组联章佳制。这三首词前有长序，将填词的意旨点明，即谓夕佳楼与滕王阁同为名胜古迹，但滕王阁以当年王勃的一篇《滕王阁序》而名闻遐迩，至今为人称赏，可夕佳楼却默默无闻。对此诗人深感不平，故填此阙而使“名久为所掩”的夕佳楼也能得显于天下。尤其是诗人说其所以要“题长短句于楼壁”，并想将其“增入省志”，不止是因为夕佳楼的美景胜境“似胜于阁”，更重要的是由于对元代忠臣偃公的景仰和怀念，是为了提倡“人重”应该更重于“文重”。

因此，这三首词便更有其厚重的内容和深致的情思，当是应予以重视的。

第三，友情恋情之作。

贞观是至情之人。他说：“须信倾域名士相逢，自古相怜”（《梅影》）。这正是他自身的写照。所以，无论是亲情、恋情、夫妻情，还是友情，在他的词中都有诚挚感人的表现。特别是那些抒写友情的词，真可谓至真之情从肺腑流出，读之令人为之回肠荡气，慨慕无穷，莫知所止。其中作为贞观之代表作的，是其两首脍炙人口的寄赠好友吴兆騫的《金缕曲》：

季子平安否？便归来、平生万事，那堪回首。
行路悠悠谁慰藉，母老家贫子幼。记不起、从前杯酒。
魑魅择人应见惯，总输他、覆雨翻云手。冰与雪，周旋久。
泪痕莫滴牛衣透。数天涯、依然骨肉，几家能彀。
比似红颜多命薄，更不如今还有。只绝塞、苦寒难受。
廿载包胥承一诺，盼乌头、马角终相救。置此札，兄怀袖。

我亦飘零久。十年来、深恩负尽，死生师友。
宿昔齐名非忝窃，只看杜陵穷瘦。曾不减、夜郎僝僽。
薄命长辞知己别，问人生、到此凄凉否？千万恨，为兄剖。
兄生辛未吾丁丑。共其事、冰霜摧折，早衰蒲柳。词赋从今须少作，留取心魂相守。但愿得、河清人寿。归日